

笑佳人
著

大梁江山如画，不及美人眉眼生娇
那便夺得这天下，拱手山河，讨你轻唤一声我的名字

美人娇

MEI REN
JIAO

笑佳人

古言当红作家
晋江文学城金榜大神写手

笑佳人

至今最得意甜宠新作
积分过亿 完美终篇 甜蜜番外独家公开

一线古言作家 尤四姐
一度君华 清闲丫头 联袂力荐
随书附赠精美明信片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笑佳人
著

美人娇

MEI REN
JIAO

上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人娇：全2册 / 笑佳人著. -- 青岛：青岛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552-3499-9

I. ①美… II. ①笑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8206号

书 名 美人娇
著 者 笑佳人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
选题策划 时 瑜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孙顾芳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6
字 数 41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499-9
定 价 5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美人娇



目录 [上]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/1

她将耳坠丢入井中，好奇水会将它冲到何处；
晨光熹微，秦王在玉泉溪畔，拾得美人耳坠。

第二章 /22

秦王再好，我也不会做他的妾室。

第三章 /51

在他听来，她的声音，销魂蚀骨。

第四章 /85

英雄救美，他想要的报答，是她以身相许。

第五章 /109

等她回来，他再亲她。

第六章 /153

今晚二更，请姑娘出来一叙。

第七章 /187

算算日子，再过几天，我喜欢你就满一年了。

第八章 /208

你输了，我眼里也只有你。

第九章 /234

我亲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

第十章 /260

他不想骗她，可他更想娶她。

目录 [下]

C O N T E N T S

美人娇



第十一章 /285

你放心，我会尽早赶回来娶你。

第十二章 /311

他就当他死了，从今往后再无瓜葛。

第十三章 /335

我会继续等，等你心甘情愿那一日。

第十四章 /371

他如疾风骤雨，似浓浓烈火，谢澜音毫无招架之力，身心都失守。

第十五章 /406

今晚她嫁他为妻，没有遗憾。

第十六章 /437

这辈子若我碰别的女人，叫我不得好死。

第十七章 /462

他什么都不想要，就想要她。

第十八章 /494

新皇登基，她是他的皇后。

第十九章 /523

能遇到她，娶到她，是他三生有幸。

番外一 /553

盛夏避暑记

番外二 /562

萧家妒后记

后记 /568



第一章

她将耳坠丢入井中，好奇水会将它冲到何处；

晨光熹微，秦王在玉泉溪畔，拾得美人耳坠。

二月初的时节，春寒料峭，葛进陪前来贺喜的皇子们说了会儿话，哈着腰退了下去。

出了厅堂，葛进理理身上的太监袍子，心急如焚。

今日是主子大喜的日子，可主子依然昏迷不醒，等主子醒来，得知皇上将一个庶女赐给他当正妻，会气成什么样？

那庶女是沈皇后的娘家侄女，容貌普通，举止怯懦上不了台面，完全配不上主子。可皇上不待见主子，在沈皇后的撺掇下多次提出赐婚，因主子屡次拒绝，皇上才顾及颜面没有强求，未料这次竟然趁主子中毒昏迷，以沈家女甘愿冲喜的由头赐了婚！

一个如芝兰玉树，一个是不起眼的青草，皇上的心到底偏哪里去了？

葛进实在不忍心主子娶一个庶女，病急乱投医，提了主子最喜欢的黄莺鸟去了上房，主子也是奇怪，不爱女人不爱金银，就喜欢好听的声音。到了床边，葛进先吹了声口哨逗黄莺鸟叫唤，再盯着床上因为中毒清瘦下来的主子看。

那毒太过罕见，太医们查不出来就说主子得了怪病，但什么毒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“殿下，您再不醒，过了今晚就来不及了。”葛进哭丧着脸道。



皇长子萧元静静地躺着，一无所知。

葛进提着鸟笼在主子面前晃了一圈，又长吁短叹道：“殿下，您快瞧瞧，您昏迷了这么久，这鸟没有您哄着，难过得都开始掉毛了，您……”

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！”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斥。

葛进不用看也知是谁，头也不回地解释道：“殿下最宝贝这只鸟了，掉根毛他都皱眉头，我吓唬吓唬他，说不定他一着急就醒过来了。”

卢俊是萧元的贴身侍卫，最看不惯葛进啰唆没正经，此时殿下内有性命之危，外有沈皇后浑水摸鱼，葛进竟然还有心情说浑话，卢俊忍无可忍，一把将鸟笼抢了过来：“你自称神医弟子，怎么这么久还治不好殿下？”

葛进天天被他催，都习惯了，叹道：“毒早解了，只是殿下为何昏迷，我真的号不出来。”

卢俊沉默。

主子母族颜家乃威名赫赫的护国公府，皇上借颜家之势成功夺得大位，事后却过河拆桥，扶植沈家栽赃颜家有谋逆之心，将颜家发配辽东。事发当年，颜皇后死得不明不白，丢下两岁的主子，皇上则续娶沈家女为继后，二皇子才出生便获封太子，与太子相比，主子待遇一年不如一年，宛如被打入了冷宫。

或许主子的毒也与皇上有关？还是另有其人？

卢俊仔细回想当日主子接触过的人……

才想起几个，手中的鸟笼被葛进抢了去，卢俊看不得他胡闹，伸手要抢回，葛进不给，两人你来我往，笼子里娇贵的黄莺鸟扑闪着翅膀吱吱喳喳地叫，声音清脆悦耳，里面的惊慌可怜也是清清楚楚传了出来。

于是，萧元还没睁开眼睛，先听到了爱鸟的惊叫。

他皱了皱眉，刚试着睁眼，照过来的亮光刺得他连忙闭上眼，听清两个心腹在做什么，他低声开口：“放下笼子。”

大病初愈的人，声音几不可闻，葛进、卢俊却都听到了，不约而同看向床上，连黄莺鸟都因为久违的主人声音平静了下来，歪着脑袋往那边望。

“殿下您醒了？”葛进最先回神，扑到了床边，满脸激动。

萧元没理他，一手挡着眼睛，等习惯了屋里的光亮，慢慢坐了起来。

葛进稳稳扶着他靠到迎枕上，因为太关心主子的身体，他没有请示就拉过了主子的手，认真为他号脉。卢俊沉稳，朝主子点点头，去外面守着了。

萧元目送他出门，视线投向笼子里的黄莺鸟，表情平静如水，仿佛他只是做了一晚的梦。

“恭喜殿下，只要殿下好好调理，五日后应该能恢复七八成。”号完脉，葛进大喜道。

“谁下的毒？”萧元还是疲惫，闭着眼睛问。昏迷的那一刻，他便知道自己中了招。

葛进有很多话说，体贴地先给主子倒了杯水，服侍主子喝下后才低声请罪：“我与卢俊怀疑有人在宫宴上动了手脚，派了两个暗线去查……都没有线索。但我怀疑是皇后，因为……”

听到一半，萧元忽然看向窗外：“外面的喧哗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东三所里一共住了三个皇子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如此吵闹过。

葛进目光闪烁起来，吞吞吐吐地将皇上赐婚的事情告诉了主子。

萧元浓密的眼睫毛颤了颤，就在葛进以为主子会睁开眼睛发作时，萧元只是笑了笑：“冲喜？”

尾音上挑，有淡淡的讽刺。

葛进刚要说话，卢俊突然神色复杂地进来了，沉声道：“殿下，那女人自缢了。”

萧元诧异地抬起眼帘。

葛进大喜，惊愕过后拍手赞道：“死得好，沈皇后自以为塞个侄女就能洗清嫌疑，她侄女却不甘心任她摆布，倒替咱们省了事。”

事情意外收场，萧元身体虚弱，暂且不想再费精神，重新躺了下去，顺手将鸟笼放到了床里侧：“去回禀父皇，就说冲喜奏效，可惜没等我换上喜袍……”

葛进、卢俊领命，退到内室门口，忽听里面的黄莺鸟唱曲似的叫了起来，欢快好听。

崇政殿。

宣德帝刚躺下，就收到了长子苏醒的喜讯与儿媳自缢的噩耗。

沈皇后独宠后宫，夜夜与他同眠，此时就在旁边，闻讯美艳脸庞瞬间沉了下来，心思转了转，愤慨地朝丈夫哭诉：“皇上，婉儿倾慕元启，冲喜是她自愿的，怎么会想不开而自缢？定是元启醒了不满您的安排，狠心杀了她！”



萧元的毒是她派人下的，为洗清嫌疑逼迫庶出侄女去冲喜，但她绝不会说出真相。只是没想到萧元命大，竟然活了过来，越想越恨，怕被宣德帝看出来，沈皇后扑到丈夫怀里，哭得肝肠寸断：“我的婉儿啊……”

宣德帝信以为真，气得胸口起伏，冷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朕不会让你们沈家人白死。”

沈四死不死他不在乎，但逆子杀了他亲自赐的皇子妃，就是变着法子打他的脸，他如何能忍？念在亲骨肉的份儿上，他留着他的命，然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

沈皇后抬眼看他：“皇上打算如何做？他既然敢杀人，肯定不会留下把柄，再故意称婉儿不愿冲喜自缢，恐怕会有很多人信他。”

宣德帝做了这么多年皇上，惩治人的法子多得是，思忖片刻，低声耳语了几句。

当天晚上，沈四姑娘的死因就被宣德帝强行歪曲了，称其痴情感动上苍，用自己的命换回了萧元的苏醒，正应了一命换一命的缘法讲究。

翌日早朝，宣德帝又颁发了一道诏书，称大皇子萧元感念妻子以命相救的似海深情，上表请奏终身不再续娶，借此缅怀妻子，皇上准奏，另封大皇子为秦王，即日前往封地陕西。

文武百官哗然。

而萧元还在自己的院子里养病，直到宣旨太监过来，他才得知自己“写过那样一封奏折”。

“王爷，接旨吧？”宣旨太监细声催道，看着跪在面前的的大皇子，如今的秦王殿下，心里很是不屑。陕西，那可是国舅爷的地盘，秦王去了那边，就算他是王爷，也免不了被地头蛇压，这辈子已然翻身无望。

萧元什么表情都没有，接过圣旨，脑海里浮现出陕西各地的舆图。

在京城，做什么都有人盯着，去了陕西，海阔凭鱼跃，反而更方便他谋划大事。

“澜音起来了，说好一起去看日出的，难得到了华山，你再不起来，下次咱们……”

睡得香香的，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聒噪，谢澜音皱眉嘟囔一声，抱着被子朝床里面转了过去，可那声音不依不饶，又纠缠了一盏茶的工夫才消失。

耳根终于清净了，谢澜音不自觉地翘起嘴角，从被窝里探出脑袋，继续睡觉。

窗外，桑枝、鸚哥送完二姑娘，重新回了外间。

见里面姑娘睡得香，鸚哥坐到榻上，笑着同桑枝说话：“离姑娘起来还早，咱们再睡会儿？”

谢家三房六个姑娘里，属自家这位五姑娘最娇气，受不得一点累。就说此次去西安舅老爷家喝喜酒，路过华阴，夫人领姑娘们来华山赏景，才到镇岳宫，姑娘就再也不肯往里走了，夫人只好改了计划，决定在这里住两晚，明早就下山。

桑枝正拿着一面小镜子照妆容，闻言从镜子里看她：“你眯会儿吧，我就不睡了，免得一会儿还得重新梳头。”说话时还仔细理了理发髻。

她行事一板一眼，衣裳上有道褶子都不行，鸚哥习以为常，打了个哈欠歪在榻上，闭眼打盹儿。

桑枝是勤快的性子，梳完头就开始干活了，轻手轻脚地将里外桌子都擦了一遍。

天渐渐亮了，桑枝去外面端水，临走前唤醒鸚哥，让她去喊姑娘起床。

鸚哥揉着眼睛坐起来，简单收拾后，神清气爽地进了内室。

素色纱帐里，谢澜音依旧睡得香甜，乌发散乱，黛眉如画，娇美似朵牡丹。

伺候这样天仙似的主子，鸚哥做什么都觉得享受，她挑起纱帐，俯身唤人：“姑娘，我听小道姑说华山玉井的水润肤美颜，昨晚特意吩咐她们烧玉井的水给姑娘用，姑娘快起来试试吧，水凉了效用就不好了。”

谢澜音过了会儿才蹭蹭被子，困倦地转过身，睡眠惺忪：“真的？”

声音轻柔娇软，说不出来地好听，那娇娇的味道，谁听了都狠不下心骗她。

鸚哥笑着点点头，伸手扶床上的美人起来：“我何时骗过姑娘？”

镇岳宫的玉井还是有些名气的，谢澜音没有怀疑，懒懒地靠在床头，等两个大丫鬟来伺候。

桑枝端水靠前，谢澜音接过拧了水的热巾子敷脸，温热触感瞬间驱散了她的睡意。轻轻叹了声，谢澜音顶着巾子吩咐道：“鸚哥帮我揉揉腿，昨儿个走了半天山路，现在酸死了。”

这人声音一好听，抱怨起来就容易叫人感同身受，鸚哥心疼了，歪坐在榻上帮姑娘揉腿，从大腿揉到脚踝，熟练非常。桑枝伺候姑娘洗完手脸，取了两个成套的粉彩花鸟纹香膏盒过来，打开盖子递了过去。



沁人心脾的玫瑰香袅袅飘散开来，谢澜音用食指挖了些面霜点在额头腮边，边揉匀边满意地夸道：“三表哥这次送的美人娇，闻着香，涂在脸上也舒服，我以后都用这个了，一会儿就去跟他说。”

鸚哥马上笑道：“三公子最宠姑娘，凡是姑娘看中的，三公子肯定不会再卖给旁人。”

夫人一连生了三个女儿，一个儿子都没有，舅老爷那边倒好，连续生了三个公子，个个都是经商奇才。大公子专管丝绸茶叶，二公子精通古玩瓷器，三公子从小就爱琢磨胭脂香粉，哥儿仨分别接手一样生意后，蒋家陕西第一富商的地位越发稳固，知道的商人都赞生子当如蒋家郎。

其中三公子蒋怀舟长姑娘五岁，生辰却是同一天，都是十月初十，因此三公子尤其偏爱这个表妹，每次制出新东西，都会先给姑娘用，姑娘喜欢，那东西就专供姑娘了，就这一点，不知羡煞了杭州多少贵女。

可惜三公子生性风流，要不然表兄表妹多配啊。

想到三公子玉树临风的俊逸模样，鸚哥暗暗惋惜。

谢澜音看在眼里，伸手戳她的额头：“整天瞎想什么，赶紧去外面瞧瞧夫人她们回了没。”

舅舅、舅母待她们姐妹如亲生女儿，她也把表兄们当亲哥哥，一点儿女私情都没有的。

鸚哥笑着去了。

回来时，谢澜音已经打扮好了，上穿莲红色绣蝶恋花的褙子，下面是白底绣兰叶的长裙，身姿曼妙，耳畔的红玛瑙坠子轻轻摇曳，衬得她肌肤胜雪，一双水润润的桃花眼顾盼生辉。

“姑娘真美。”哪怕天天陪着，鸚哥还是忍不住赞道。

“夫人回来了吗？”谢澜音轻声问，眼睛又朝镜子看去，眼中隐含得意。

鸚哥笑着道：“刚回的，姑娘快过去吧，别让夫人派人来催。”

谢澜音点点头，留桑枝在屋里看着，领着鸚哥出了门。

前院堂屋，蒋氏品了一口热茶，朝侄子蒋怀舟感慨道：“没嫁给你姑父时，每年夏天我都会来镇岳官避暑，为的就是玉井水，甘醇清冽。”

嫁过去后，身为官家夫人，得端庄守礼，轻易出不得门。上次回娘家还是母亲

过世，如今故地重游，想到做蒋家女儿时的逍遥快活，蒋氏对着茶水出了神。

蒋怀舟见姑母缅怀旧时，想到姑母那个继室婆婆，心里突然很不痛快，扬声道：“姑母喜欢喝，咱们就在这儿多住几日。离我大哥娶亲还早，我会派人送信儿回去，让父亲不必担心。”

凭蒋家的财势，姑母想嫁什么样的人不行？偏偏被一个武夫骗走了心！从陕西远嫁杭州，孤身在外。其实姑父还好，真心喜欢姑母，也不嫌弃姑母生不出儿子，姑父继母陈氏却是个恶妇，嫁进谢家前就与谢定有苟且之事，原配死后陈氏进府，妇人家磋磨不得姑父，就改成找儿媳妇的碴儿。

见侄子心疼自己，蒋氏欣慰地道：“不住了，几年没回来，我想快点回家看看。”

一旁男装的二姑娘谢澜桥重新给母亲添了杯茶，爽快地道：“娘，咱们先去看舅舅，回来时再到这边歇一阵子，反正出门前爹爹说了，让娘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不必着急回去。”

“娘才舍不得呢，”谢澜音在外面偷听了一会儿了，此时娇娇俏俏地走了进来，望着母亲笑：“姐姐别听爹爹说得好听，你没看到爹爹的眼神吗，分明在求娘早点回去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，连我都敢打趣了，也不怕你表哥笑话。”蒋氏就是有再多的回忆，看到俏皮的小女儿也散了，狠狠瞪了她一眼。

谢澜音一点都不怕，转身坐到蒋怀舟下首，亲昵地撒娇：“三表哥才不会笑话我。”

蒋怀舟用折扇点了点她的额头，转身时闻到熟悉的香，笑问道：“这香膏用着如何？”

“表哥出手，必非凡品，我以后都只用这套美人娇了。”得了好东西，谢澜音笑得格外甜美。

谢澜桥哧了一声：“我看你是喜欢名字里的那个‘美人’吧？整天就知道臭美，一点正经事都不做，你倒是把琴棋书画都学了啊？”大姐习武，她经商，都不是长辈们喜欢的乖乖女，自己不想学那些，谢澜桥就希望妹妹替母亲争口气。

谢澜音不服气，斜眼回道：“说得好像你都会似的，我好歹针线比你强。”

谢澜桥呵呵笑：“是，你比我强，那你往后别来找我讨钱花。”

“就不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不找你找谁！”谢澜音厚着脸皮顶嘴。

姐妹俩天天拌嘴，蒋氏无奈地劝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先去吃饭，吃完饭你们再吵。”

谢澜音听了，看看姐姐，扑哧笑了。

转眼饭桌上姐妹俩坐在一起，说说笑笑又变成了好姐妹。

用完早饭，蒋氏去寻相熟的道姑叙旧，蒋怀舟领着两个表妹去赏景。

蒋怀舟身材颀长，风流倜傥。谢澜桥虽然只比谢澜音大一岁，个头儿却高了不少，穿身玉色圆领长袍，也像个眉清目秀的俏公子。裙装打扮的谢澜音走在他们中间，越发显得娇俏。

逛完药王殿，蒋怀舟担心身娇体弱的小表妹脚酸，指着正殿前一座木制小楼道：“那是玉井楼，二楼可品茶休息，你们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
谢澜音正好走累了，只要能快点坐下来歇歇脚，哪儿她都愿意去，闻言立即点头。

玉井是镇岳官名景之一，谢澜桥担心那边游客多，接过鹦哥手里的帷帽，亲手帮妹妹戴好。妹妹容貌太过出众，就跟稀世罕见的大宝贝似的，谢澜桥舍不得让外人瞧见。

隔着薄薄白纱，看着眉眼秀丽的二姐姐熟练地帮她，谢澜音心里暖暖的：“姐姐对我真好。”

谢澜桥笑着捏了捏妹妹的鼻子。

离得不远，三人很快就到了玉井楼前。

一楼中间就是玉井，水深不见底，泛着幽幽的光。

谢澜音凑在井边看了会儿，扭头问表哥：“传闻玄宗妹妹金仙公主在这儿取水，洗头时不慎将玉簪掉了下去，后来在山下玉泉院的泉水里发现了簪子，所以唤作玉井、玉泉。那两处真的相通吗？或者只是谣传？”

楼中空旷，小姑娘的声音悠悠传开，如空谷幽泉叮咚。

二楼茶坊里，有人听得心头微颤，茶碗都端到唇前了，却忘了喝。

玉井的传说蒋怀舟当然听过，但他真没想过小表妹的问题。

“我又没试过，哪里知道是否相通？”蒋怀舟继续放水桶下去，要请表妹们喝他亲手提的水。

谢澜音不满意这个回答，正想问问那边的小道士，心中忽地一动，悄悄将左耳挂着的红玛瑙坠子摘了下来，左右瞅瞅，趁人不注意丢了下去。

她做得够隐秘，耳坠落水发出的轻响也被水桶边沿晃动的声音掩盖了，可谢澜桥、蒋怀舟都看见了，蒋怀舟无所谓，谢澜桥气得捏了妹妹的胳膊一下：“你个败……你钱多得撑着是不是？”

她咬牙切齿说得很小声，不愿让旁人知道那是妹妹的耳坠，免得被人捡到传出去惹麻烦。

她用劲儿不小，谢澜音疼得叫了一声，怕姐姐掐一下不够出气的，赶紧往楼上跑。

谢澜桥转身去追她。

若是别的耳坠她也不会这么气，但那是去年腊月妹妹缠着她买的，因为有人争抢，她多花了几十两银子，方才妹妹轻轻松松丢下去了，仿佛那是大风吹来的一样，今儿个她不教训教训她，小丫头往后还不更败家啊？

这两个表妹在一起就不会消停，蒋怀舟见怪不怪，低声吩咐小厮长安去山下玉泉院瞧瞧。

那边谢澜音气喘吁吁地上了楼，发现楼上已经有了一桌客人，她庆幸地弯了弯嘴角，快步走到他们附近坐下，有恃无恐地望向追上来的姐姐，不信她会在人前跟她动手动脚。

谢澜桥一眼就看出了妹妹的狡猾心思，但她确实不愿丢人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举止从容地在妹妹对面落座，狠狠扔了一把眼刀子给她。

谢澜音无声地笑，暂且安全了，随后随意地看向旁边的桌子。

卢俊面无表情地端坐着，刀刻般的脸庞冷峻肃然，他对面，葛进正斜眼偷窥新来的客人，因谢澜音戴着帷帽，他不知道对方看了过来，继续偷窥，目光在谢澜桥身上多转了两圈，这才收回视线，伸手去端茶，顺势朝主子比画了个手势。

两个都是女的。

萧元淡淡地瞥了他一眼。

葛进悻悻地收回手，心中很是懊恼。真是，他怎么忘了，主子虽然背对那边坐着，但刚刚那姐妹俩进来时主子肯定已经观察过了，哪用他多事？

谢澜音观察完，也收回了视线。三个人，衣着最华贵的背对自己，剩下两个容貌都不俗，冷脸的气度同父亲有些像，应该会些功夫，另一个贼眉鼠眼不老实，盯



着姐姐看了半晌，莫非看出姐姐女扮男装了？

不过姐姐穿男装只是为了方便，并不介意被人看出。

“三表哥，我想喝桂花茶，这里有吗？”见蒋怀舟上来了，谢澜音扬声问道。娇软悦耳的声音一响起，葛进再次瞄向自家主子。刚刚这姑娘在楼下说话，主子端茶的手就顿了顿，显然是喜欢这声音的，所以他才想帮主子找出正主。

此时萧元却没表现出任何异样，细细品了口茶，放下茶碗，眺望窗外山景。

“有，我昨日嘱咐过他们了。”蒋怀舟走过来时朝离得最近的葛进点点头，一改在表妹们面前的吊儿郎当，温润谦和，是他平时在生意场上的模样。

葛进回以友善一笑。

客套过了，蒋怀舟专心陪两个表妹。

一侧葛进见主子一杯一杯地接着喝，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不知是真不想走还是舍不得那比黄莺鸟叫还好听的声音，聪明地吩咐小道士再上一壶茶。

他们不走，谢澜音休息够了，提出继续去逛。

蒋怀舟、谢澜桥就站了起来。

谢澜音走在姐姐右侧，快下楼时，忽有山风从窗外灌了进来，吹得她帷帽帽纱掀起，露出了白皙精致的下巴，红润饱满的唇，以及右耳轻轻摇曳的红玛瑙坠子。

风大，帽纱迟迟不落，谢澜音抬手将它放了下去，一边跟姐姐抱怨一边下了楼。

人走了，萧元平静地收回视线，过了会儿起身离座。

卢俊寡言少语，沉默地跟在主子身后。葛进回想起主子多喝的那几碗茶，下楼时提议道：“公子，咱们第一次来华山，要不多住两日？”主子不爱酒不爱美人唯独爱好听的声音，多住几天，或许明天还能邂逅那位姑娘。

萧元就跟没听见一样，专心走路。

葛进顿时明白，他又自作聪明了。

翌日清晨，主仆三人下山时，途经玉泉院。

葛进走路喜欢东看看西瞧瞧，眼尖地发现玉泉岸边上有颗红得发亮的石头，被水波冲荡着，轻轻地浮动，动一下就亮一下。葛进瞧着有趣，跑过去捡，到了跟前才发现是个耳坠子，不免失望，回来将东西塞给卢俊：“给你吧，将来哄媳妇用。”

耳坠的质地还挺不错，也不知是哪个富家姑娘掉的。

卢俊看看他手心里的东西，没接。

他不要，葛进留着也没用，就想重新抛回泉水里，才要扬手，东西突然被人拿走了。

“公子？”葛进诧异地看向主子。

萧元转了转两指之间鲜红的玛瑙，随即收入袖中，继续前行，一声解释都没有。

卢俊迅速跟上。

葛进愣在原地，满脸难以置信，他的主子是皇子是王爷啊，怎会看上这等捡来的东西？

晨光熹微，主仆三人离开不久，长安喘着气跑了过来，盯着泉水找了一圈无果，回去复命。

蒋家有钱，蒋氏也有钱，谢家其他几房的所有钱财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她的嫁妆零头多，所以女儿贪玩扔了只耳坠，蒋氏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只告诫女儿以后别再如此胡闹，首饰是女儿家贴身用的东西，被人捡到了不好。

“娘，我知道，井边要是有外人，我肯定不会丢下去。”谢澜音乖乖地靠在母亲旁边，似雏鸟飞倦了，轻声跟母亲讲她一日的见闻，“我就是好奇玉井、玉泉不是通的，谁让三表哥不告诉我。”

蒋怀舟正在喝茶，闻言一口喷了出来：“得，这还怪到我头上来了，行啊，到了西安你让别人带你出去玩吧，我算是伺候不起了，什么罪名都往我头上扣。”

他身上沾了水，狼狈地收拾，谢澜音歪头朝他笑：“大表哥忙着娶媳妇，二表哥好静不爱动，我不找你找谁啊，再说三表哥见多识广、谈吐风趣，我就喜欢跟着三表哥逛。”

蒋怀舟哼了声：“算你还有点眼光。”

谢澜音刚要再哄两句，脑袋被母亲点了点：“玩一两天过过瘾就够了，不许天天出去。”

陕西民风较为开放，蒋氏小时候无拘无束，想做什么父母兄长都纵着她，就算女儿们养在规矩颇多的杭州，都是正正经经的官家闺秀，蒋氏也没有太苛刻地约束女儿们，嘴上管着，大多时候还是纵容的。



母亲发话，谢澜音乖巧地保证不乱跑，目光狡黠。

离开华山，一行人回了华阴县城。

蒋氏难得回娘家，带了不少江南特产，装了满满八辆马车，由陆迟领着二十名侍卫护送。陆迟是蒋氏陪嫁掌柜陆遥的义子，与蒋怀舟同岁，面如冠玉，长眉细眼，不笑时也像在笑，令人如沐春风。

“夫人回来了。”听说主子们归来，陆迟立即迎了出来，一身灰衣掩不住其卓然风采。

蒋氏对待他更是对待子侄，有些无奈地解释道：“说了明日下午下山，不过咱们五姑娘嫌累，今天就回了，派人收拾收拾，午饭后就起程吧。”

陆迟笑着点头，转身前朝谢澜音望了过去。

他在蒋家的嫁妆铺子里做事，但也是谢澜音的长随，每次谢澜音出门，蒋氏都会安排陆迟陪着。长女会功夫，身边亦有侍卫保护，次女更像是蒋家人，不管在家怎么跳脱，到了外面稳重狡猾从不吃亏，只有小女儿娇气贪玩，让蒋氏不放心。

谢澜音同陆迟很熟了，看出他眼里的笑，隔着帷帽瞪了他一眼。

陆迟仿佛看得见，笑意更甚，随后沉稳地去后院安排。

中午用完饭，众人歇息片刻，继续赶路。

走了三日，黄昏时分抵达西安城六里外的一座小县城，蒋家在此处有别院，蒋氏一行就到那里下榻休息，明早再进城。

因为蒋氏之前派人传话要后日才到这儿，前两天改了主意也没有再派人通传，想给家人一个惊喜，故蒋家另外两位公子里只有二公子蒋行舟提前到了别院，先安排迎接事宜，没想姑母和表妹们提前到了。

“姑母怎么不早说，大哥有事，定好明日黄昏再过来，早知您今日到，大哥肯定与我一起来了。”蒋行舟快步又不显慌乱地赶了出来，一身玉色长袍，眉目清俊。他喜好古玩瓷器，人也如沉淀了时光岁月的上品青瓷，静谧端雅。

“都是一家人，那么客气做什么，在城门外面接接就是，哪用大老远跑到这边。”蒋氏看到次侄就忍不住笑，将人拉到身边，上下打量，柔声感慨道，“个头快追上你大哥了吧？怎么样，有中意的姑娘了吗？都二十岁了，可别学你大哥这么晚才娶媳妇。”

姑母催婚也是出于关心，蒋行舟大大方方地道：“暂且还没有，等行舟遇见心